



當初我回應神呼召的時候，真的是滿腔熱血，以為主所重用的宣教士，必然是要到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的地方，我所屬差會的主要事工就是教導與培訓，便經常被差派去遍佈中國大陸的各個培訓點教導神學和聖經課程。於是走徧大江南北，到達極冷的東北。也去過河南、安徽等非常貧窮的地方。甚至兩度去了以色列，開佈道大會，向來自中國的民工宣教。可是特別去向客家人宣教？豈不是太狹隘了嗎？何況我自己是客家人，這豈不是有「被地域觀念限制住」的嫌疑？

我每次去中國大陸宣教培訓時，若是時間容許，我會儘可能去福建永定一趟，因為在中國淪陷 / 解放之前我的外祖父母就默默地在閩粵邊界牧會、植堂，然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。又知道當地的教會在屬靈成長上的確有很大的需要。而且他們總是把我當作自己人，熱情接待，愛護有加。那年秋天

我又去到他們當中，在一個土樓裡面用三福 (Evangelism Explosion) 的內容來講道，最後邀請人決志，感謝主！竟有二十二個人舉手決志，有幾位竟然是流著淚決志的。其中有一位老婦人，哭得特別傷心。有人傳達說，她想要跟我講話。很慚愧，我得承認，當時我的心中很有屬靈的驕傲（求主饒恕），我以為她必然會向我道謝。誰知她卻責怪我說：「哎呀！這麼重要的事情，怎麼到現在才來告訴我啊？若再過些時間，也許連我都聽不到了！我的姊姊上個月去世就沒有機會聽到，我的姑姑去年過世也沒有聽到！」聽了他這些話，頓時，我裡面覺得好難過，好像是我的心、胃和腸子全都絞在一起了，不知道是什麼滋味。這時候輪到我流淚了，不止流淚，內心也在淌血。腦子裡似乎又像是被神一棒打醒：這不就是我必須服事的族群，這裡不就是我的宣教工場嗎？

「主啊！感謝你，如此清楚地指示我！」

外公是駐永定的第一位基督教牧師。他是個多才而能幹的人，在解放之前，他受過很好的神學教育與訓練。以世俗的看法，外公並不是沒有其他選擇才作牧師，他很可以在大城市裡圖謀發展，即使作牧師，他也可以待在大城市裡，為一家人提供安逸的生活。我一直不明白，為什麼他會輕易放棄許多大展鴻圖的機會，返回家鄉，在客家人聚居的窮鄉僻壤，作一個默默無名的牧師。如今頓然明白，在客家人當中作牧師，並非他的職業，而是他的異象。是回應神的呼召，返回他所愛的家鄉向他所關心的，純樸而頑固的客家鄉人傳福音，至死不辭。除了在永定的本堂之外，當時在閩粵交界的城鎮一共又建了七所教會。



全球客家的總人口約八千萬。絕對不是少數民族，然而他們並非都聚集在某一個省份，或者是某一個城市，像是山東人，溫州人，或者是河北人等等。客家人卻是一小群、一小群地分散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。正因為如此，客家人往往都被宣教士們誤認為是人數極少的族群，而客家族群的宣教工作也難以成為宣教士們的工作重心。一般基督徒在向客家人傳福音時，稍受挫折，便誤以為客家人是硬土而放棄了。而客家基督徒又恐怕向自己人傳福音太過偏狹，誤以為不符合聖經傳福音到地極的使命。因此客家人成

為最大的未得之民 (Unengaged People Group, UPG) 。

客家人成為基督徒主要有兩個途徑：

(一) 出生於基督徒的家庭：也就是說已經有上一代的人，曾經與宗族的影響力抗爭，為信仰付過代價。又因為客家人極重孝道，一旦成為基督徒以後世世代代多半會持守基督信仰。(二) 因為求學或者工作，離開家鄉以及宗族的影響力，得聞福音而信主的基督徒。當然若是以後回家鄉，仍然必須面對家族的反對。客家人成為基督徒雖然不容易，但是一旦成為基督徒之後，多半是全力以赴。其中不乏成為牧師和宣教士的人。甚至遠赴蒙古或者非洲等地。可惜多半並不瞭解自己的骨肉之親，竟然就是最大的未得之民 (UPG) 。

當然要將福音有效地帶給 99.6% 散居世界各地的 80,000,000 客家人，僅僅靠少數的客家基督徒是不夠的，可是客家基督徒卻千萬不能推卸這個重大責任。焉知今天你成為一個客家基督徒，不是為了把福音傳給仍然在等待救恩的自家人麼？



圖/文 Alice